高阙塞：狼山雄关两千年

秋日，出大同向西，穿越河套、途经五原，终于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的狼山南麓，寻到了那座在《史记》中被反复提及的边关——高阙塞。

狼山像一道横亘天际的赭色屏风，至达巴图沟口忽然裂开一道豁口。沟西的台地断崖之上，一座石砌古城遗址静静矗立。秋阳之下，河槽石块泛着暗褐色的光；河谷两岸山峰对称耸立，望若双阙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述阴山：“连山刺天，其山中断，两岸双阙，善能云举，望若阙焉。”站在台地之上，今人与1500多年前那位跋涉于阴山古道的地理学家，望见的竟是同一片山影。


高阙塞南城内部


高阙塞城址东墙


高阙塞附近的塞城旅游景区


远眺高阙塞遗址

从国防前哨到文化坐标

高阙塞遗址由南北两座相连的小城组成。北城略呈方形，南北长36.8米，东西宽35.2米，墙体以大块河槽石垒砌，墙腔内用小石块填垫，东北角尚存登城的阶梯踏道；南城为长方形，东西长64米，南北宽48米，北墙依托北城的南墙向东西两侧延伸，门址开设于东墙南侧。两城建筑风格迥异：北城厚重雄峻，南城墙体相对单薄。考古工作者推断，北城为战国赵武灵王所筑，南城为汉代扩建增修。沿城墙向西南，一段约300米长的石墙蜿蜒延伸至一座小山包，山顶方形石砌建筑的废墟，便是坍塌的烽火台。塞城、边墙、烽燧，共同构成一套在两千多年前堪称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。

遗址入口处，3块黑色石碑并肩而立，分别镌刻着“高阙塞遗址”“长城——那仁乌布尔1号障城(达巴图古城)”“长城(大坝图沟城址)”。3块碑标识的实为同一处遗址：“那仁乌布尔1号障城”源自长城资源调查的现地地名标注，“达巴图古城”为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定名；而“高阙塞”，是经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魏坚教授等学者反复考证后，为这座千年古城正式正名的历史本名。此前半个多世纪，高阙塞的确切位置一直是史学界的一桩公案。

如今的高阙塞早已卸去戍边征伐的甲胄，成为北疆大地上一处访古探幽的文化坐标。随着“渡·阴山”自驾游线路走红，这座曾僻处狼山深处、人迹罕至的边关遗址，迎来一批又一批长城爱好者、历史学者与普通游客。游人自包头石拐区胡服骑射广场启程，沿战国赵长城遗迹西行，途经乌拉特前旗小余太镇那处被罗哲文先生誉为“现存秦代长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”的秦汉石砌长城，再向西北行进百余公里，便可抵达高阙塞。

今日的高阙塞并不孤立。遗址周边已悄然兴起一批以长城文化、阴山文化为内核的文旅资源，涵盖塞城生态文化旅游景区、阴山岩画、炭窑口岩画等，铺展开从史前到战国、再到秦汉的历史时间剖面。随着景区建成运营，守在遗址周边的牧民也增收致富。这座千年雄关，已然成为一道独特而温暖的风景线，历史底蕴与人间烟火交织，生生不息。

从赵武灵王到蒙恬

高阙塞的历史，要从两千三百多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讲起。

公元前326年，赵武灵王赵雍即位。彼时赵国东临强齐、西接暴秦、南受魏国威胁，北境林胡、楼烦、东胡等游牧部族策马南下，边境如芒在背。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做出了在当时惊世骇俗的决策——推行胡服骑射。他下令改中原宽袍大袖为短衣窄袖，变传统车战为骑兵作战，主动向游牧民族学习军事技术与服饰文化。改革10年，赵国军力大振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载：“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，习骑射，北破林胡、楼烦。筑长城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，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”

这条赵长城东起今河北尚义与内蒙古兴和交界地带，沿大青山、乌拉山南麓逶迤向西，全长约500公里，西端枢纽雄关便是高阙塞。赵武灵王为何要将这处最西端关隘选址于达巴图沟口？翻看地形图便一目了然：阴山横亘东西，南麓是土肥水美的河套平原，北麓是一望无际的漠北草原；而狼山一带，唯有达巴图——查干沟这处豁口，是骑兵南北往来最为便捷的孔道。于沟口断崖之上筑城，居高临下，堪称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城借山势得名，山因“阙”形著称——东西对峙的两座山峰如同宫门外的双阙，“高阙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

赵长城修筑完成未久，赵国便在与秦国的连年征战中日渐衰落，后套平原再度落入匈奴之手。高阙塞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，要待到秦统一天下之后。

秦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，燕人卢生献上谶纬图书，称“亡秦者胡也”。始皇帝派遣将军蒙恬率领10万大军北击匈奴，尽数收复河南地。次年，蒙恬再度北渡黄河，“取高阙、陶山(阳山)、北假中，筑亭障以逐戎人”。这是史籍中第二次为高阙塞留下浓墨重彩的记载。蒙恬将赵长城、秦昭襄王长城、燕长城修缮贯通，西起临洮、东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——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横贯北方的万里长城就此成型。高阙塞被纳入秦边塞防御体系，成为秦长城河套段的西端锁钥。蒙恬驻守上郡十余年，威震匈奴；北逐戎狄之后，他又迁徙罪民充实边县，在阴山南麓的“北假”之地大力开展屯田，实现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对接。

文明交融的缝合线

秦末天下大乱，匈奴冒顿单于东灭东胡、西逐月氏，趁势夺回河套，高阙塞一度易手。直至汉武帝元朔年间，汉军数次出兵高阙，这座雄关才重归中原王朝版图，并在汉代迎来第3次扩建——如今所见的长方形南城，便是这一时期增筑。此后，高阙塞作为汉王朝防御匈奴、出击漠北的前沿要塞，历经东汉、北魏、隋唐，一直沿用至西夏。

汉武帝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，匈奴屡次进犯边境，辽西、渔阳战火连绵。汉武帝刘彻力排众议，一改汉初的和亲策略，命车骑将军卫青自云中出兵，沿黄河北岸西进。卫青率领精锐骑兵迂回侧击，直插高阙，一举切断驻牧河套的白羊王、楼烦王与漠北单于王庭之间的联系。随即卫青率军南下，经北地，抵达陇西，对河南地的匈奴部众形成钳形合围。此役收复了秦末沦陷70余年的河南地。汉武帝在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上设置朔方郡，命苏建修筑朔方城，又迁徙内地10万户百姓充实边郡。汉王朝就此掌握了对匈奴战争的战略主动权。

3年后的春天，汉武帝命卫青率领3万骑兵自高阙出击；卫尉苏建、左内史李沮、太仆公孙贺、代相李蔡由朔方出兵；大行李息、岸头侯张次公自右北平出兵，总兵力10余万，合围匈奴右贤王部。右贤王自恃驻地远在600里之外，认定汉军难以长途深入，于是置酒欢宴，醉卧帐中。卫青率军出塞之后连夜奔袭，夜半时分，大军包围右贤王王庭。右贤王仓促惊起，仅带着爱妾与数百名骑兵突围向北逃遁。此役，汉军俘获右贤王麾下裨王10余人、部众15000余人，缴获牲畜近百万头。捷报传至长安，汉武帝派遣使者携带大将军印，于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。

这两场战役彻底改写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。匈奴主力被迫远徙漠北，出现“漠南无王庭”的局面；河套-阴山地带，自此成为中原王朝经营北疆的根基。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掘的汉代古城与墓葬之中，成组成套出土储粮陶仓、盛酒铜器，印证了当年“牛马布野，群羊塞道”的繁盛景象。多年之后，当王昭君从邻近的鸡鹿塞出塞，远嫁呼韩邪单于，她身后的这片土地，已然迎来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亡干戈之役”的和平岁月。

当然，高阙塞的历史价值并不止于烽烟兵戈。它既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线，更是各民族文明交融的缝合线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是中原王朝主动向草原文明学习的一声春雷；蒙恬徙民实边，代表农耕文明第一次大规模越过阴山；卫青出兵高阙，是中原农耕政权第一次以大规模骑兵集团主动深入草原腹地；而昭君出塞，则将礼乐文明的种子悄然播撒于漠南的毡帐之间。

两千多年倏忽而过，当我们直面这座古城，看见的早已不只是一堵残墙、一座雄关，更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在漫长碰撞拉锯中相互塑造、走向水乳交融的宏大历史进程。

唐代以后，高阙塞不再作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对峙的前线，但它作为阴山交通要道的地理价值并未消减。西夏占据河套时期，高阙塞依旧是护卫河套的重要关隘。

及至清代，喀尔喀蒙古归入版图，长城内外归于一统，高阙塞作为军事要塞的历史使命悄然落幕。但它并未湮没于历史记忆，依旧与山海关、嘉峪关、平型关、雁门关、居庸关等雄关隘口遥相呼应，共同构筑起中国长城文化带的完整叙事，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。

文/图 霜枫酒红


长城遗址及高阙塞(图左)